

霧之旗

松本清張 著

王智新 译



霧之旗

雾 之 旗

(日) 松本清张 著

王智新 译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6.22印张 2插页 116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600

书号：10422·13 定价：0.9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日本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长篇小说。小说女主人公柳田桐子的哥哥因随后走进被害者的家里而被逮捕起诉。为救哥哥，柳田桐子从九州赶到东京请求全国一流律师大塚为哥哥辩护，但因没足够的钱而遭拒绝，致使她哥哥冤死狱中，柳田桐子则流落到东京当女招待。一个偶然机会，柳田桐子看见大塚律师的情人也在相似的情况下，走进另一个被害者房间而被逮捕起诉。她怀着复仇的怒火，不但不愿作证，还否认到过现场，并隐藏了凶犯证物。柳田桐子对大塚律师的苦苦哀求无动于衷，最后竟以失身使大塚律师身败名裂，陷于绝境。

作品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心理刻画细致缜密，颇具吸引力。

上午十点整，柳田桐子离开了神田的旅社。

她本想早点去的，但听人家说，有名的律师是不会很早去事务所上班的，所以才等到十点出门。

桐子从九州来到此地，为的是找大塚钦三律师。桐子今年刚满二十，在一家公司当打字员。她当然不会知道大塚钦三是一流的刑事案件辩护律师，但自从那大祸从天而降，打乱了她的生活后，她听到了许多人在谈论，无形中记下了大塚的名字。

桐子前天晚上从九州K市出发，于昨天深夜到达东京车站。出了站后，她就直奔神田的这家旅馆。因为在中学修学旅行时，曾集体到这家旅馆住过，觉得这样的旅馆比较安全。并且，她还认为，能安排学生团体住宿的地方，房钱肯定不会太贵。

虽然与大塚钦三是素昧平生，但她却满有把握，觉得一定能见到他。并认为只要见到他，他肯定会答应承办这一案子。自己可是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火车从九州专程赶来的。初次见面的律师，总不会对自己这种诚意视而不见吧。

早晨起床时，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虽然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但她很早就醒了过来，这并

不仅是由于年轻，而主要是因为太兴奋了。

旅馆座落在东京高台一带，早晨静得出奇，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就是在东京。其他的都与上次的印象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这次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窗子下面就是所小学，桐子起床时，操场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但渐渐地出现了一个、两个黑豆般大小的人影。就在人影汇成了人群，传来阵阵嘈杂声时，女招待进来打扫房间了。

“啊呀，您起得可真早啊！”中年女招待脸上堆着笑，招呼道，“累得够呛吧，再多睡一会就好了。”

桐子将藤椅子搬到了套廊上：“已经睡够了。”

“到底是年轻，要我可就不行了。”

女招待知道桐子是昨天夜里从九州到的。她让桐子用茶和吃放在小盘子里的梅子干。红色的梅子干虽然粒不大，但皱皱巴巴的，满是皱纹。桐子的目光呆呆地落在了梅干上。

“我也一直想到九州去一次。听人家说，别府可是个好地方呢！”

“是的。”

女招待用白抹布仔仔细细地擦着桌子。

“小姐是第一次来东京吗？”

“……。”

“是来游玩的吧。”

年轻的姑娘一个人住在旅馆里，凭这点就可以判定她在东京是没有亲戚朋友的。为此，女招待估计她不是来寻找职业，就是来游玩的了。

“不，不是来玩的。”桐子坐到藤椅子上，回答了一句。

女招待开始往桌子上摆碗。朱红的桌面上，倒映着瓷碗的洁白。女招待半跪在地上，按顺序排放着碟子。从眼神里来看，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位客人的事。

桐子掏出了笔记本，这本子里写有大塚律师事务所的地址。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二丁目M中×号馆××号房间。”桐子念了出来，向她打听怎么走。

“就在东京站边上，在八重洲出口处的对面。”

女招待告诉了她怎样坐电车去后，问了一句：“那儿可全是公司，有熟人吗？”象是在打探她。

“嗯，想到律师事务处去一下。”

“律师？”

女招待露出了吃惊的神色，她满以为桐子是来东京找工作的呢。

“特意从九州赶来？”

“是的。”

“哎呀，可真了不起。”女招待象是要对她重新进行观察了。这个年轻的客人好象有件十分困难的事要办。她想顺便问一下，但觉得不太合适，最终没能启齿。

“那地方您熟吗？”桐子问道。

“是啊，经常打那儿过。但我只知道大街两旁全是清一色红砖盖的楼房，还挂着许多公司的招牌。你要找哪位律师？”

“找一个叫大塚钦三先生。”

“大塚律师？！”女招待憋了一下气，“那可是一个有名的律师啊！”

“您认识吧？”

“不，我不直接认识。但是你想，我们干这一行的，来往的客人多，自然也就记下了。”她从正面看着桐子，微笑着说，“要委托那种一流的律师，看来事情还挺麻烦的呢。你们那儿没有好律师吗？”

桐子看着地下：“有当然是有……不过，我想还是委托东京一流的律师为好。”

“那，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女招待感到有点纳闷了，这个女青年为这事专程单身从九州赶来，“发生了什么麻烦的事了吗？”

看来女招待接下去就准备打听了。

“嗯……”

桐子含糊其词地应了一句，就此打住，不再回答下去了。她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双膝一曲，坐到了放满茶碗的桌子前。那尚留着几分稚气的侧面，十分冷淡，几乎要置女招待于千里之外。

丸之内M里×号馆附近的马路两旁都是一栋栋高高的红砖瓦房，到了那里，就象走在异国的老式大街上。初夏的太阳照射过来，这些大楼有许多地方照不到太阳，有点象图片上的明治西洋建筑。入口处很窄，里面黑洞洞的。如不是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的街道树还有些绿光的话，真使人感到这就是一幅铜版画，死气沉沉的。

商馆正门嵌有一块四方的金属板，上面用金字标出了公司的名称。在昏暗的色调中，这金色有点显眼，正好与周围的气氛相符。这一带的风景完全是古色古香的，如路上不跑汽车，而代之以四轮马车的话，也不会有丝毫异样感。

桐子向过往的行人打听了之后，好不容易才找到大塚事务所的招牌。她原以为这个律师大名鼎鼎，连九州人都知道了，在东京肯定是无人不晓的。可出乎意料的是，竟然不是那么回事。被打听的人，有的是停下脚步，摇摇头；有的可能很忙吧，见到她要问路，没等她开口，便笑着连连摇

手，一步也不停地走过去。

在打听了五个人后，直到第六个人时，才有了点反应。那是个学生模样的人，把她带到了一幢大楼前，用手指了指说：“就在这儿。”这儿也有一块根本不起眼的牌子。

桐子在门口停了下来，定了定心。自己筹划了车费，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而来的目的，就是进这形同四方洞孔的昏暗的入口处。

从里面出来了两个男青年，一气跨下了低低的石阶，瞥了一眼站在那儿的桐子，其中一个扔掉了刚点燃的香烟走开了。

大塚钦三律师的办公室在里间，他正好在接待客人。这客人看来并非是受欢迎的。

一个大房间用书柜代替墙，隔成了几小间。正面宽大的一间里，有好几张桌子，那是五名协助大塚工作的年轻律师用的。一名早先就在这儿工作的、法院书记员出身的办事员和女勤务人员、年轻律师的桌子，一字排开，在尽头又拐了个弯，他们全背朝入口处。一进门，只看到年轻律师的背影和办事员的桌子，还有一张专为客人准备的椅子，案件委托者进来以后，首先要坐在这里。

站在大门口，只能看到这些，看不见里面的小间，那是大塚钦三专用的，只有一张大办公桌、大安乐椅、简易会客桌和供客人坐的椅子。四周的墙

当然都十分陈旧。

那客人坐在椅子上，讪讪地一个劲地说着些什么。这个人以前是个高级检察官，大塚钦三也无法断然拒绝。律师的头发从鬓角起，两边全白了，加上满面红光，微微下垂的胖下巴，使人感到一种刚步入老境的充沛。

其实，大塚钦三正在操心着另一桩案子。有桩很复杂的案子，已经快要开庭审判了，但资料却怎么也收集不齐。所以，他对眼前的客人并不感兴趣，声音虽然进到耳朵里去了，可心里却正想着那件与此无关的麻烦的事。

尽管如此，这个客人可是怠慢不得的，他脸上堆着笑容，嘴里不时地哼哈着。“别再想那件案子了。”大塚一面听着客人的谈话，一面竭力打消自己的心事。忽然，他想起今天下午有一场高尔夫球赛，河野径子曾邀他一起去看，当时没答应，也就忘了。现在虽然晚了点，但马上就去，肯定还赶得上。于是，他感到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开始看表了。

客人看到大塚钦三在注意时间了，总算站起身来。律师把客人送到门口，舒了一口气。这时，他看到奥村办事员的桌前，有个年轻的姑娘正坐在椅子上讲话呢。她那洁白的西装套服，在这个屋里非常显眼。

面壁而坐的年轻律师只有两个人在位置上，同时，两个人的桌子上都堆满了厚厚的书籍。大塚转身回到自己房间里去时，奥村用眼睛扫了他一眼。他心想，又要来找我了吧。果然不出所料，正当他动手收拾桌子时，奥村以缓慢的步子走了进来。

奥村看着律师在将桌子上的文件收到黑皮包里，说：“是来委托你办案子的。”

“哦！”大塚想起了那个身穿白色西服，坐在椅子上的姑娘。

奥村问：“您见吗？”

“其他的人呢？”大塚边给那塞满了文件的皮包上锁，边反问了一句。

“三个外出了，另两个手上有活放不下。”

律师主张凡是委托办案的人，都由自己亲自接待，自己有事时，就让一个年轻律师去与他们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的是他接待了。他看了奥村一眼，问道：“怎么回事？”

“您这是要出门吧。”

奥村看到大塚正准备出去，便露出了自己完全可以处理的神色。

“不，如事不多的话，可以让她进来。”

到底是出去会女人，大塚感到有点心虚，他点了支烟。

“是杀人案。来委托你的是被告的妹妹。”

奥村看着自己的笔记回答着，象有点不太愿意的样子。

“是哪儿的？”律师开始在脑子里搜寻起自己记忆中报上登过的消息了。

“那，那是发生在九州K市的案件。”

“九州？！”大塚瞪大了眼睛，看了奥村一眼，“九州，那不太远了些嘛。”

“是啊，她说是专程来求先生帮助的。”

律师弹了弹烟灰，把一只手伸到脖子上，用手指揉了起来。这些话几乎每天都听到，已是司空见惯了。但九州未免太远了。

“您看怎么办？”

“怎么办？！是不是我能不能见她？”

“不，”奥村那瘦瘦的身体向前靠近了几步，弯下腰，低声地说：“看样子没什么钱。”

“……”

“来委托的人叫柳田桐子，说是在K市一家小公司里当打字员。这次被当成怀疑对象的哥哥是教师，兄妹俩过日子。另外，还有个叔叔，但听说他是不肯出钱的。”

“你把规定的费用价格给她讲了？”大塚钦三停止了对脖子的按揉，用手指轻轻地敲起桌角来了。他仿佛看见了河野径子沐浴在阳光下，朝绿茵茵的斜地扬起了球棒。别的男人站在她边上，与她

搭讪，她对此，频频报以笑靥。

“讲过了。来回路费，到九州去得坐飞机吧。还有住宿费，而且要一流旅馆，再加上调查费、记录等的缮写费，这些都是实报实销的。并且，一审已在地方法院开始进行了的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费，我们的律师要五十万。就说了这些。另外，到外地出差，除了车旅费外，每天还要有补贴，这个每天要有八千元左右。此外，如辩护胜诉的话，还要有谢礼……”

律师又抽了口烟。

“我说了以后，她吓了一跳，问道，到整个案件结束时，到底要花多少钱。我说，那得看是什么性质的案子，二审、三审暂且不说，光是到初审开庭审判为止，包括出差到九州的实际开支在内，大概要八十万左右吧。这还是我大致上的粗算呢。并告诉她，诉讼费又叫着手费，在委托的同时，委托者就要付清。听完后，那姑娘一声不吭地低着头，考虑了半晌之后问，能不能便宜点，减去三分之一，自己没那么多钱。你别看她年轻，可还挺精明的。”

“三分之一？！”律师嘴边露出了一丝苦笑。

“她还说，诉讼费能不能先付一半。总之，自己是专程从九州来求先生的，千万得求先生答应帮办这个案子。”

“看来是赚不到她钱的。”大塚凭自己多年的经验，说了一句。

“赚不到。”办事员也凭经验回答了一句。

“如是很有意思的案子，几乎全是您先生掏腰包去办的话，那又作别论了。”

“她可能不知道到我这儿来要花多少钱吧。只听说是很好的律师，便赶来求救了。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肯定是这样。”

“回绝她吗？”奥村问，“您也挺忙的，哪有功夫去管那种事。”

“这种事以前也管过。不过，现在这么忙，哪还有这份闲心去热衷于管这不赚钱的事，还是回绝的好吧！”大塚又看了一下手表。

“那我把她打发回去。”

“哦，等一下。难得她专程从九州赶来，我来向她表示一下吧。”

奥村消失了之后，转而进来的是那姑娘，就是大塚钦三刚才瞟过一眼的身穿白色西服套装的姑娘。走近来一看，那套西服的料子的质地也十分粗劣。

姑娘一见到大塚钦三，便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长长的脸，五官长的十分端正。那盯着人看的眼睛，感情十分强烈。这就是大塚钦三与她谈话过程中，多次产生的印象。

“你从九州来？”律师微笑着问了一句。

“从九州K市来，我叫柳田桐子。”姑娘报了自己的姓名。她讲起话来很干脆，一双大眼睛满怀信心地盯着律师。从脸颊到下巴这一轮廓，看上去还显得很幼稚。

“你是怎么会到这儿来找我的呢？”

“因为我听说您是日本第一流的律师。”柳田桐子立即回答了一句。

“九州肯定也有很出色的律师嘛。”说到这里，大塚钦三又点燃了一支烟，“我想没有必要专程从九州赶到东京来求我。”看到她还很年轻，大塚便很诚恳地开导她。

“我觉得只有先生您才能救我哥哥。”柳田桐子用强烈的目光凝视着大塚钦三。

“哦，案件有那么复杂吗？”

“哥哥被人当成了抢劫杀人犯。被害的是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哥哥被警察逮捕后招供了。”

“嗯，你哥哥已经招认了啊！”

“是的。在警察局里是招认了，但后来在检察官面前又推翻了自己的口供。我当然相信哥哥是无罪的，所以认为哥哥后来讲的是实话。九州的律师说，这个案子很微妙，听他们的口气，好象是很难使他成为无罪的。为此，我感到很纳闷。听到了先生的大名后，就直奔此地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从九州法院的人那儿打听来的。我听说先生以前也曾几次救过此类案件中的无罪的被告人。”

大塚钦三又开始担心起时间来了，“哎，以前是的……”他说了一句，“现在哪儿的律师都很出色，辩护的水平也提高了。东京和外地已经没多大区别了。”

“不过，您能听我把这案件讲一下吗？”柳田桐子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乞求的神色。

大塚钦三感到自己只要一听这姑娘的讲述，便会一败涂地。同时，河野径子在草地上与其他的男人谈笑风生的情形又浮现在眼前。他感到有些坐立不安了。

“我这儿的诉讼费可贵了。办事员已把价格告诉你了吧？”

“告诉我了。”柳田桐子点了点头，“我也向他提出了请求，辩护费能不能再便宜点。我手头很拮据，工资也很低。只是积攒了一点奖金。”

“我也以为还是不要勉强为好。”大塚钦三在规劝她了，“我想，完全不必要由我出面。这话由我说出来，好象不大应该，但到了象我这样年龄的律师，光从经历上来讲，就要比一般年轻的律师收费要得高，诉讼费用，也就是差旅费、补贴、调查费用等，都比他们要得多。这些又都不算在辩护费内